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一

一名識順釋論

沛一

護法

將

薩

造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有情恒為衆苦逼 熾然猛火燒內心
善士意樂起慈悲 譬如自身皆自受
敬禮善惠諸佛種 於衆煩惱皆除滅
與無依者作歸依 能令極怖心安隱
微笑降伏大魔軍 明智覺了除衆欲
於此大乘能善住 深識愛源唯自心
論曰謂依大乘成立三界但唯是識

釋曰此復何意輒名大乘本契弘心堅持禁
戒徧諸生品拔濟有情普令出離獲得難勝
無罪之行極妙吉祥是諸善逝去而隨去無
邊大路并所獲果圓滿尊極餘不能知由此
義故名為大乘如經所說言大乘者謂是菩
提薩埵所行之路及佛勝果為得此故修唯
識觀是無過失方便正路為此類故顯彼方
便於諸經中種種行相而廣宣說如地水火
風并所持物品類難悉方處無邊由此審知
自心相現遂於諸處捨其外相遠離欣感復

觀有海誼靜無差棄彼小途絕大乘望及於諸有耽著之類觀若險崖深生怖畏正趣中道若知但是自心所作無邊資糧易爲積集不待多時如少用功能成大事善遊行處猶若掌中由斯理故所有願求當能圓滿隨意而轉縱如所許有其外事然由內心意樂慙重弘誓力故能到無邊六度之岸若異此者所捨之物盡持行施及所遺生何能總徧令其歡喜愜順求心此即便成無邊際境所爲施事無有竟期又復所有廣爲利益有情戒

等於諸無障有情之類隨彼樂欲悉能稱意赴彼希望正行施等速便收集正覺資糧由斯但自心復何須外境若許外事復與正理義有相違故知境無斯成勝妙妙如仗自心安生分別作色等解起身見等無實不待外諸有情而作所緣因生離染然於施等各隨其事而能獲果實不假藉識外境事神一若其識外有別境者遂便依彼起諸煩惱既被執取隨轉而住見此過已心捨離生深懷厭棄不怖大覺既捨有情界如何欲弘益由二

非攝取諸有生類小心自度大行難成然諸覺情依斯而轉方能長養菩提資糧謂於客塵有為之事厭背心故證無為法由無為法體不生長故希餘小寂偏證一邊無上覺山遂便淪退若無外境愛厭俱亡正覺之處斯成易得豈非大悲常存於念菩提薩埵極果方成唯識之言便為違害然而大悲要託他身為緣性故既除外境但緣自識此則便成憐自身故利他為意大行方豎唯願己身寔乖弘度雖陳雅責因斯無過藉外相續為增

上緣於自識中現有情相緣此為境起大悲心於有情處而作弘益此無相違決定如是應起信心假令於彼色聲等處一一推求彼無其我設使和集我亦不成然而本性不可捨故既同所許無我為宗當於何處欲興悲念於世共許當情妄執為所緣相以爲有情亦不應言情所執事即是外境由此應知假令不樂理必許然但於自識現有情相依仗斯事色相生焉是故定知無其外境若離於識必不可得是顛倒故何謂顛倒本無外境

見爲實物非妄執故終能獲得無上之處可爲應理唯識之見是真實故爲彼方便深成稱理如何得知斯爲實見三界唯心是詮說故凡有諍事欲求決定須藉二門一順阿笈摩二符正理謂欲爲彼信證聖人無倒宣說所有傳教引阿笈摩若爲此餘不信之者應申正理或可爲彼二人俱陳兩事如所信事令安住故陳其正理又爲顯其所論正理有依仗處說阿笈摩由其正理不依傳教未見真者所有言說無非謬故名強思構是故應

知阿笈摩者便成正理所託之處或於自部有力用故爲此先陳阿笈摩教爾來據義依大乘說即第七聲目其所爲謂欲證得彼大乘理說唯識觀是真實故此不虛性以阿笈摩善成立故又若唯據言說大乘猶如於義假名乘者依第七聲所託聲也謂即依託大乘言教聚集之處真實句義而成立之但唯是識爲欲明其所立宗義於大乘教而引一隅顯所立宗不於自教有相違背此復何故名阿笈摩輒自引證說斯言耶謂

從能說如理教者假彼相續爲增上緣此教
方生於其聽者識之差別體有功能現前而
住或是親聞或復傳說於所詮事當情相狀
次第而生猶如筆畫章句形段眇然明現從
他來故名阿笈摩市一若復有時自生憶念隨順
本相識方生者從彼生故得阿笈摩名猶如
自說名爲佛語聽者義相爲智因故名智資
糧豈非一切但唯有識此違所許故及自語
相違理固不然非由於色有別異故依識差
別而爲建立如無色界所有差別如無色界

實無其色但依於識分爲四種立空處等餘
界亦然設復說三於識何妨猶若有情雖無
差異然而安立欲色界殊據其所繫色差別
故色雖無異別立無過豈不詮教言唯有心
今此立宗言唯有識說違本教諒在憑虛義
有所歸誠無斯過由其先許心意識了是名
差別由同體事名不俱陳故以異名而宣其
義即此唯了之言非衆共許欲令解義取共
知聲更陳餘號復更顯與經不相違重說意
識二聲況彼二義知體不別即是其果若欲

要明不違經者心了二聲同其一義明不違
教釋妨已周何須更說意與識耶若說了聲
心異名者心望心所是別有體猶如於境同
生之類念昔睡等便成是無此則前後理相
違背實無此過有所由故此中心言許有相
應即是了言兼攝於彼若如是者識外之境
心意詮故於其心處更置唯聲意有取遮以
為其果境若無者遂成無用唯聲不遮可如
來責現遮所緣境如何言無用若如斯解由
同生法及所緣境俱是離心別有其體一便

遮止一乃見留豈得事無由緒而空談自愛
若無別意成如所詰然由於境心聚共緣決
斷等事同類性故於心所處假說心聲復為
遮其非所許事故於心處更置唯聲縱有所
談此還非理便成亦是不取心言非一處顯
真假二事俱能彰顯有力用故如牛等聲於
心所處置此心言說心聲時真事便捨如於
邊鄙假說為牛垂胡等事理定應棄有言本
意二事俱說亦應更作一種異聲用表斯義
或可攝聲撮略而顯依依俗論法猶如欲聲而

爲辯釋非唯自意能爲巧釋元其緒系生決定耶亦復不由有染等言蘇坦囉中有染等說於其遮遣無有力用於彼亦有境言故境亦不遮所說唯聲便成無用若言外境非理須遮無阿笈摩摩坦攤聲二處同故隨遮一事無決定因是故須依異宗之見心心所法體不相離但位有別即此唯聲能遮外事同生之法無不遮故凡總相聲所有詮名於其自事必不差別非爲決定而並現前由其不遮理便總攝爲欲述曉如斯道理故說心言

許有相應若離心所獨心非有故不應難亦遣同遮作是釋時唯遮外境實有功能述已義成故說唯言以理唯餘但遮現事豈非所引有此中言明知於餘有除心所復是容有如六識身名爲識聚若言此中說識蘊時兼攝心所理定不然想受及思諸心所法餘蘊無故若言猶如於色蘊者由如取其仳喏那分立爲色蘊想等同然非相似故若言許取由色差別便以識聲說其識蘊非色等法是心位差猶如於想若以位差簡有差時隨其

色類爲簡別已以色等聲於識而立此亦非
理斯乃便成撥其識聚由彼被斯色受等聲
割其分故非位差外別可得故離此喏那位
差之外別有色位猶如樂等所現相狀憂愁
苦惱於斯相處安置識聲隨牛犢理若如是
者識六識身爲其識蘊義乃相違眼等諸識
色等相現故由其並是色聚所收復更有餘
雜亂之過若其青等相現之時或違或順色
行二蘊便成雜亂如是復成於樂等位受等
相雜唯斯道理亦是破其總別之義有說識

能徧故是總相聲猶如初相此之別相謂是
色等彼乃是其現相位差之因性故此亦如
前受等便有雜亂之過是故除其心所性言
猶如成立所有色聚唯心之聲表唯識耳此
亦不能於其心所及以所緣令疑斷絕言唯
寧者有何所遮神一雖言心所不離於心此成虛
言由其相狀體各別故所言識者唯觀現境
雜染等性但是愛著體非照察如何能見此
即於彼體成殊別及以更互上來所述道理
既多然於本宗未爲的要且息傍論應辯正

宗心及心所設令體別以其心字亦得相收應知此義共成已久若於其處諸心所法不以自名而顯說者應知此中即是總目所有心聚如調心等但道其心此謂共成故知唯聲但遮其境若無境者如何於青及甜味等而了別之由理不能撥現見故誰言撥其現見之境但於自識境相生焉由自識相領受之時遂即計執所有青等如外而住但爲是其邪妄之解猶如眩目見髮蠅等斯乃但是識之相別現其蠅相即便妄執爲有蠅耶然

而在外曾無蠅等自性可得如何作境令識別生此若無境如何得之識似於彼相狀生耶要有本相似彼相生可於此時得言似彼如斯之事世皆共許如於陽燄謂言似水非無其境亦能見故如於薩埵有覺相生而非離於色等體外有別薩埵實事可得亦非色等或總或別有其自性變壞等性而簡別故於心實事亦復不能捨其本性或可薩埵是覆俗有如斯道理我亦同然於色等處謂從於識生差別性是覆俗故如依色處執爲車

等然而但由情所計執於其色等覆障實性
於衆緣處作自相狀而安置之如在於外即
於是處見車等故未審覆俗是何義耶是覆
障義順俗情故由彼於其車乘等處計執自
性是覆俗有覆其實體生餘執故故彼妄情
施設其相先於斯事而執取之雖無實相妄
生境想又如掌等情所現相何有本相而隨
順之是故雖無識外實境識所現相其理善
成或可此中言似相者乃是隨順顛倒事義
如陽燄處翻作水解便作水想識亦於其色

等相處生起倒情故言現相此不相違有說
其顛倒境亦依實事方始生心此亦同前悉
皆徵責
復有外律作斯異執離色等外別有我體此
復依何而生於倒經云依內此亦無違謂於
俱生所起身見密而說故故云於我正可用
心當見現見如其親近惡友等人即云於我
故作是說然彼凡小妄生其識遂起顛倒爲
外境相或可隨順他共成事而爲言說即如
世間所共許事將爲境者即於其事唯識生

起是故由斯似境相故綠色等識不取外境
如眩醫人見髮蠅等此外境空但唯有識是
其宗義即由此義而為難曰此喻不成於光
明分妄生髮想斯由其眼根虧力故有說有
別大種生而可見遂令情執為其髮等若如
是立似境相現淨一但唯識者處時等定便成非
理如其所有色等諸境離識別有即於色等
定其方所所現形量分局之處其識於後形
量決斷方隅決定似彼相生斯成應理若如
所許不由外境但唯內識起妄所執色相生

若於餘無處如何不隨形量決定處時現識
相耶隨於方處見其處定如隨處有非一切
處境既無定即於餘處亦應可見或不可見
然彼所立定不取其外境生識於非有境所
生之覺曾無決定處時可得有其實事說境
空故決定時處所現之相便成非有然不如
是此既無定見色等心與彼乃是不相離性
是故不應執境空無既無重執有有分者此
顯立宗有相違過若言其喻有成理者身不
定屬理有相違相應時處和會共觀不偏屬

一咸觀斯境此不應理許境無故此既境無或復異類言異類者見異相時此是根壞爲其緣故如眩瞶人亦不應有諸能觀者咸皆患瞶然於時處現相應者於諸身處不定而生并於色等能見識生准此應知外境無故於所量事在^十不定身不見生故此則同前難斥宗過又諸事用亦不應理諸實髮等現見能爲磨鏡等用何不用此識之髮相雖無眞實事而作用轉生此亦非理無功能故若其識分有功能者眩目所覲何無髮用此之同

其似髮相故斯亦同前所量之境作用功能不可見故出其宗過三喻爲依三事不同於不實境而作三喻由依根境功能差別應知根有二種一是色根二非色根即此初根由闇損故妄見其事故爲初喻次第二根於彼夢中見有差別述第二喻由其彼境有功力故能生倒見引第三喻此則是其一家異釋有餘復言處時決定故緣色等心心是依託非內現事而爲其境猶如緣彼章句之心然於心內據最初起隨現有事而執取故又且

諸覺容有定時然而於心如何定處非無方處物有定處定及不定故此據境上所有之法於其心處而假說之斯亦無過此處能作現相事故說爲定處凡由彼事心得生者即名爲境此謂成立別有外境取共許者將以爲喻於其相應時處住者咸共生其無異相故緣色等心以外一事而爲其因如同學類依教者心依增上識此得生起隨其自相作用生故故知離識別有色等此不應有更應成立無髮等用彼相之覺猶如夢覺是覺性

故上來所述衆多成立相違道理意欲障他不定之過有餘復言謂即於斯時處二種有其實義即於此處時處決定應成非有仁既不許有其境事依彼差別亦不許故何勞爲他作便成過此若非有便即相符如賊被捉十一唱瘡痛言強作前宗誠爲麤淺不應理故若言於識所現相狀爲所許者不應道理雖呈雅思不異前釋或復隨於時處差別所有之事即於此處見其時處許爲決定縱於所許有實外境然而色等永爲定者此亦非理異

時異處有時見故設令於此常時見有然他不許如何於他不共許境此之能別決定道理可遣許耶故但於識而現其相復有別作相違因難而爲詰責猶如成立境是空無我還成立時處決定令非有故若其時處是共許者便成共許而遮遣之由其無違方可得作相違之言若言不是衆所共許斯乃全無我所不愛由斯理故成無力難復有自許但用遮遣於無境處緣空之識無定時處故彼之決定於色等處共見有故成

立外境是其實有此亦應知離彼隨成但有遮遣不應理故但用此一不能令他生其正解斯非真實且如前宗所立之義由底蜜攤之所損故於眼睛上有其疎膜如羅網目外觀白色於彼隙中明相斯顯便生妄解將爲髮等即此之喻於其所立隨成理闕今應問彼若先明相髮等形狀此不應理此先明相有見爲黃或見爲赤然於髮等見爲純黑或見衆彩如鑠羯羅弓等然其明目總能見者於彼光邊不觀異相如事見之能作斯語在

隙光處倒爲髮解此即便成見髮等心境空
無性光明支分非髮相性故及此似髮等相
現故非但爲因能爲生者遂令作其所緣性
故勿令緣其色等諸識便成緣彼眼等諸根
因義同故或可更有如斯別意託實事因方
生顛倒餘則不爾斯言是實此亦便依在內
安布種子成就不待外境凡論境者要須自
相安布在心然後方得成所緣性其光明分
起不關心如何得作所緣之性此亦未堪發
生歡悅次有計云其患目人大種失度睛生

醫眩損其眼分由彼損力便生異相令於外
境別大種生依損根識便能見彼是故定知
羶蜜梨迦所有覺慧緣實外境如斯計者有
大過失凡邪倒事所起覺心皆來設難於樂
等倒託誰爲緣而生是相作其境耶雖無外
境然有妄見此則顛倒便成非有若言世俗
不共許事我即將此以爲邪倒還有大過苦
空等見緣薩帝時是彼類故此則不勞功力
能見非倒諸具縛者咸是悟真如來出世宣
揚正法此即便成空無果利何處得有如是

定判偏令醫目獨受邪迷又復於彼情有相
狀見其有情飛行往還令諸覺者觀其搖颺
此諸薩埵許大種生何不計命設復百千群

醫同聚遂於一處各觀別形此時如何有對
礙物而不更相共為排擯若言此亦由其醫

力則底蜜攤多用其功於所學門善修幻術

帝一

十三

能令諸法自性遷移或應見許彼非質礙非
質礙故如無貪等便非色性斯乃何殊唯識
論者

又復何勞非處呈力彼許大種於其一非

青等性但由種合因緣力故眼初諸識緣彼
相生此本宗義凡是聚合非實物有即此之
識緣非實物不勞深搆無違諍故詎煩辛苦
而為成立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一

大唐景龍四年歲次庚戌四月壬午朔十
五景申三藏法師大德沙門義淨宣釋
梵本并綴文正字

翻經沙門吐火羅大德達秣磨證梵義
翻經沙門中天竺國大德拔努證梵義

翻經沙門罽賓國大德達摩難陀證梵文
翻經沙門淄州大雲寺大德惠沼證義
翻經沙門洛州崇光寺大德律師道琳證
義

翻經沙門福壽寺寺主大德利明證義

翻經沙門洛州太平寺大德律師道恪證
義

翻經沙門大薦福寺大德大勝莊證義

翻經沙門相州禪河寺大德玄傘證義筆
受

翻經沙門大薦福寺大德律師智積證義
正字

翻經沙門德州大雲寺寺主惠傘證義

翻經沙門西涼州伯塔寺大德惠積讀梵
本

翻經婆羅門^{沛一}右驍衛翊府中郎將負外置
宿衛臣李釋迦讀梵本^{十四}

翻經婆羅門東天竺國左衛翊府中郎將
負外置同正負臣瞿金剛證譯

翻經婆羅門東天竺國大首領臣伊舍羅

證梵本

翻經婆羅門左領軍衛中郎將迦濕彌羅

國王子臣阿順證譯

翻經婆羅門東天竺國左執戟直中書省

臣度頗具讀梵本

翻經婆羅門龍播國大達官准五品臣李

翰羅證譯

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三品上柱國史館國公臣匡臣源等及

修文館學士三十三人同監

判官朝散大夫行著作佐郎臣劉令植
使金紫光祿大夫行秘書監檢校殿中監
兼知內外閑廐隴右三使上柱國嗣號王
臣邕

音釋

帝一

十五

仇啗仇旁脂切人者切眩焚絹切目計
疾覲亭歷切闇烏紺切隙無常主切鑠賢於切
也覲見也與暗同隙逆切鑠式灼切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二

護 法 菩 薩 造

沛二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論曰復言處時定如夢者謂如諸覺雖無其境共許有定若時決斷而有方處見村園等復有定時現前可得然非彼有斯言爲顯雖有決定時處之覺而無境故彼於他成因無用故即彼因云諸無境者便成時處不決定故由斯道理既有其定故知所言彼之決定非顯有言欲令成彼境無非有不應道理此

即全無宗之過也又成立時能有功能有功能說所立既無能立非有能徧無故所徧亦無方能與他出其宗過猶如於秤無其重故無別有分此既共許說無重故便捨別物然非於此翻彼便成時處定故能得成立令境是有無隨成故猶如耳識所聽聞性不能成立聲是其常雖無不聞性然不遮無常他所成立外境是有今欲顯其是不定因縱非外事於情亦復見其時處有決定義有說由心惑亂遂乃便生時處定解然於夢中無其實

境決定可得故世共許如何將此比餘定事
爲作過耶若此夢想欲同覺者理應夢心便
是錯解斯則但是判在自膺而爲嚙咽實不
能知他之本意非是不許事於此更令置
其差別而難於他成正理故此已於前善爲
通訖由此所有時處定心外境非有不應致
難心帶相生何不合理又向所說應言惑亂
爲定解者許離識外無定時處曾無非假遂
令簡彼安能別言望所餘事斯爲應理然許
如斯色類咸非外境何須非處令安能別爲

出其過爾者於彼夢中實亦無其處時決定
相狀在心由何得知如有頌言

若眠於夜裏 見日北方生 參差夢時處
如何有定心

此但不委前後所述朋黨旨趣空愛巧詞由

淨二

於時處不許但言唯於此處故不應詰處時
決定於他所許不相應故如前已述復有立
言夢心有境是其念故准知處等是其決定
此即緣彼曾境起故於其夢中多有所見設
在空中見其流水或於宏海都大火然此亦

是其昔時曾見若水若空或燄或海各於別處觀斯事物夢中起念爲一處解執爲空河若不爾者應許生盲憶青等故若不許此於其夢中是憶念者生盲之人應憶青菴凡爲憶念是曾受故此輩於青不能生想應成道理又復夢中自觀斬首此亦是念合其餘事而有功能如向陳說或中有位親見自身被他斫截觀彼前身作自心解曾受而捨今時尚憶此固無違豈不如先所經之物名爲憶念彼便夢中生其異見非同昔時所觀之物

非不定故非唯一向曾所領事生憶念耶即如多年曾所學業所有書疏後起憶時或倒次第或復增言或於其文而有忘失若爾此之憶念便成非有憶念之境遂是空無非餘實物別事相屬於其決定實事想心而爲施設如於馬首曾不觀角然於憶時見其境事中二如曾領受爲自解相於其念處生其異解不緣外境然於夢中見馬有角如牛角者准此應知於寤所見遂在夢中起顛倒想成立空河生其憶念此亦如是縱有非倒之見於彼

夢內相續識中而生其執所見之相固非識外是故當知夢中憶念有真實境道理不成然復夢者所見之事如在目前觀江山等然非寤時所有憶念能得如斯分明顯著既無異相何意不同於其夢內被睡亂心所生憶念於境分明見在目前然非於夢覺悟之後平善心中得有斯見由如是故而於夢中分明顯現彼此決斷猶如覺時見境明白唯彼夢心所見之物非關憶念先於夢中曾見有物後時夢內憶前夢事然斯夢憶如彼覺人

雖念其境狀似障隔處遙遠時不能顯著觀其色等又如所言生盲之類於其夢中無所觀見雖有巧詞理應不成此亦隨其自種功能至成就位遂於心上夢觀青等然此未曾而作計會如餘流類雖夢青等遂令言說啓發無由又夢所見多是今生不曾經事而現在前是故夢心不開憶念縱令是念緣過境故此則成立念境空無過去未來非現在故猶如非有據實事故此中意言其能緣覺境雖非有然而時處決定可得故知所許以境

爲先方能見者未能於我作無利事有餘復
言由夢障心有力用故於其別事暫時生起
識體清淨無礙現前猶如定者三摩地力清
淨光明觀無礙故如於小室夢觀象群及觀
諸餘廣大之物又夢見自身於別界趣等在
彼託生然不能言於彼餘體非執受身爲我
身解如非夢時受用之體然非不捨此趣之
身更執餘處得有斯理復非此時有其生死
便成見有亡屍之過
又復縱許有其生死然於重生有其違害後

時覺寤其舊體曾無毫釐虧損處又於卧時
傍人不曾見身有異然此漸頓於受生時有
相違失由此應知但唯是識於彼熏習功能
現時即便觀見種種相貌分明在心斯爲應
理又復縱於平田廣石藤蔓虛懸寢卧於斯
夢觀大境此亦非色無質礙故猶如受等又
此所許於地水等是其色性體應質礙若不
許者失對礙性復非無表有不定過由斯
彼道理同故此之夢心有何奇異營大功業
不假外形而能功利構茲壯麗或見崇墉九

永樂北藏

成唯識寶生論

第一〇四冊

刃飛夢十丈碧條蘂靡紅華曜粲匠人極思
亦未能雕若言於他同斯難者彼無此過不
假外色功力起故但由種熟仗識爲緣即於
此時意識便現又未曾見有經論說於彼夢
中生其別色是故定知畏難巧說於已所宗
蓋其穴隙縱爲方便終亦不能令其夢中有
別色起是故理善成處時定如夢
身不定如鬼者實是清河無外異境然諸餓
鬼悉皆同見膿滿而流非唯一覩然於此處
實無片許膿血可得何容得有溢岸而流雖

無實境決定屬一理定不成此即應知觀色
等心雖無外境不決定性於身非有遮却境
無即彼成立有境之因有不定過於無境處
亦有多身共觀不定如何實無膿流之事而
諸餓鬼不別觀之由其同業成於此位俱見
膿流慳慳業熟同見此苦由昔同業各熏自
體此時異熟皆並現前彼多有情同見斯事
實無外境爲恩益故准其道理仁亦於斯共
同造作所有熏習成熟之時便無別相色等
相分從識而生是故定知不由外境識方得

起豈非許此同一趣生然非決定彼情同業
由現見有良家賤室貧富等異如是便成見
其色等應有差別同彼異類見成非等故知
斯類與彼不同彼亦不由外境力故生色等
境然諸餓鬼雖同一趣見亦差別由業異相
所見亦然彼或有見大熱鐵團融煮迸瀆或
時見有屎尿橫流非相似故雖同人趣薄福
之人金帶現時見爲鐵鑊赫熱難近或見是
蛇吐其毒火是故定知雖在人趣亦非同見
若如是類無別見性由其皆有同類之業然

由彼類有同分業生同分趣復有別業各別
而見此二功能隨其力故今彼諸人有同異
見復以此義亦答餘言有說別趣有情鬼傍
生等應非一處有不別見由別作業異熟性
故此雖成趣業有差別同觀之業還有不異
即諸有情自相續中有其別異業種隨故彼
任其緣各得生起
有餘復言諸餓鬼等同見事時非無外境由
此器界是諸有情共增上業之所生故要假
現有河水澄流方於此處見膿流等由其薄

永樂北藏

成唯識寶生論

第一〇四冊

福慳貪垢故遂見如此不可愛事若其彼類
不見水者即諸有情同增上力感得共果理
便闕失故知此類有其實境膿血等識要假
其事此方有故如於相續身邪倒執執為我
解由無別事同見膿等是故不定屬一身生
者此由不能善了所緣故有斯見要待心心
所了前境相故說為所緣然非餓鬼見其流
水如何不見得作所緣若以別相即於水處
觀膿流者何處得有如斯定判觀其本水然
於水相曾無片許為所觀察但觀其相而為

境界有說由似相狀識許此名為境膿血之
識無彼相故方知不緣水等為境猶如夢覺
亦非為因成所緣性有大過失前已申述然
此外境於所緣心曾無恩益若但為因亦大
過失前已說故又如所言由共相業之所感
故必須見者此亦不然未生天眼及以遠方
不能觀故生無色者亦應得見若言非彼業
力生者轉向餘生亦應不見若言後時是所
須者我亦同然如無色界趣餘生時非無益
故然於餓鬼理亦同然又復緣我所生邪見

即如次前所引道理不緣色等有爲之事不緣彼相故如無爲覺是故定知自不曉了必不令他能爲解悟然諸論文極分明故如有頌云

縱使河流鬼不見 設有所見別爲形

明知彼皆由故業 業障重人壞眼睛
境雖非有由業過故而令眼見體是現有而不能見斯即自許故所見物便有別形由此應知實無膿血便有妄見有餘復言然諸餓鬼由其非愛惡業力故遂令其眼見如是相

雖同一時餘有福類所不見物此遂諦觀可厭之境由此故知諸餓鬼心緣其實境今應問彼爲由眼根作斯妄見雖無前境見非愛事爲當前境實有斯事眼識依此生不了別耶初且非理許不愛境無妄心成故若言此見由想差別實不相違前境空無是所許故其第二計如何彼境能現此形若言由其惡業生者如何一處衆多同類得共居耶不許礙物此得共餘同一處故如石與瓦許有同居故知膿水體是別方今同處見是其應理質

礙性故猶如樂等成非礙性若言膿等是質礙性不應一處可見如石由此故知一處見者與理相違若言聚物多有間隙於彼空處共相涉入多者映餘設今相似不可別見猶如水乳徧皆合故又極堅硬金剛石等火分入中是相違故又復定者業力眼藥所發眼根決定能觀前境之事遠近麤細不論可意及不可意隨其力用悉能見之應有誠說由此不能作如是說於彼隙中更相涉入雖在一處除可念水見非愛膿此則許有外境實

事餘人所觀曾無緣礙及其覩水應見餘形鬼亦同然俱瞻於水如煮香油咸皆共覩若言雖彼無別因緣但由其業不能於境水膿俱見斯固是其暫違共許非理愛膿然仗自識一類同業自種熟時隨緣現前起諸相貌斯之妙理何不信耶又復更有諸防護者容像可畏懾膽摧心拔利刀執絹索見便驅逐不令得近縱使此時遭其巨難亦不能得強作分疎言此生類由彼惡業爲勝緣故雖復先無忽然而有此即便成扶助唯識共立眞

宗由此道理識所現相固無違害如是應知不定屬身雖無外境在識成就

如夢有損用雖無外境理亦得成由於夢內男女兩交各以自根更互相觸雖無外境觸而有作用成現流不淨但是識相自與合會爲其動作此既如是於餘亦然惡毒刀兵霜電傷害雖無外境但依其識有毒刀等何理不成此作用事既無外境成共許故寧容得有宗之過耶彼定不能成作用者此亦於其相離之處差別之觸於識分上現斯相狀便

於自宗有不定過然唯於識精流事成復有說云憶如斯位諸有生類於一切時不見有故然此所述不能成因有不定過覺情於事作用亦成流泄之因於識轉故又復彼定不成作用之因爲當但據總相之識言不能成爲識差別此之初見即無同喻由此所云識能爲用其增上識亦能生故若第二計其識能爲所有作用便與不能成事之因有不定過若爾何處得有如斯定事同無有境或時有緣能爲事用非一切耶功能別故由彼諸

緣功能各異隨其功能而爲作用又復與汝執外境師其理相似境旣同有何不諸事一切時成是故應許於別別事各有功能作用之時呈其異相此即便同唯識者見

有餘復言理實不由觸著女形能生不淨覺時亦爾然由極重染愛現前便致如斯流溢之相由於夢有等無間緣差別力故遂便引起非理作意以此爲因便見流泄如於夢中雖無實境能流不淨服毒噉食觸女形等身體煩疼根充足力生男女等於其夢中事應

成有是故定知如於夢泄無境有用覺之如是雖用無境非爲應理雖無其境識用成者若於覺時縱境非有許是唯識作用得成此即豈非善符唯識無境論者有何不愛若言別有如斯意趣諸有觸等咸仗外事方成作用諦二但唯有識理不能成如梅檀木磨作香泥用塗身體能除熱悶使得清涼然此流泄但依識生此還於理未爲的當依觸等境而有作用非所許故由非不許有外觸者而欲令他依斯觸事作用起故由此不應與他作用

成非有之過也由其成立唯有識者但是事物所有作用差別皆從識處生故於此乍可作如斯難既無外境如何離識能有作用而成事耶既有此微便申雅喻由如夢內損害事成此於唯識能有作用並已如前頗具申述若爾夢食毒等應成身病此亦由其唯識有用猶如於境而有定屬還將後答用杜先疑或復有時見其毒等雖無實境而有作用由見不被蛇之所螫然有疑毒能令悶絕螫汙心迷若遭蛇螫亦於夢中由呪天等增上

力故遂令飽食氣力充強又復聞乎為求子息事隱牀人夢見有人共為交集便得其子如何得知於彼夢內被毒等傷是為非有睡覺之後不覩見故今此所論還同彼類於現覺時將為實事見毒藥等執為非謬真智覺時便不見故同彼夢中體非是實然於夢中許實色者彼亦獲斯非所愛事毒等果用便成實有若言無者但有毒相毒等用無此云毒狀便成違害許毒相等固成無益於其識上藥體無故是故定知實無外境但於覺心

師二

十一

生其作用猶如於夢覺亦同然斯乃真成稱契道理上來且隨如所說事將別夢喻及別鬼等如彼所陳四種之難各爲喻訖

今更復以捺落迦喻答彼諸難其事善成由極惡情極惡卒等有定處時不定皆見咸不離識而有別形并狗鳥等所生殄害猛利之苦隨捶拷事至受罪終可將斯喻隨言難詰凡諸釋答如上應思

復次理實無有極惡卒等如所說事有定不定因何得生然亦於彼起作用心生此之因

當時有用獲得生故即此所觀衆多相異假藉功能並由內心相續隨轉業力差別而爲正因復更假於取等順緣共相助故隨事而起見等轉成異熟等果悉皆顯現由此雖無實有獄卒然於彼中要藉相似自造惡業增上力故共於此中見處定等亦復於彼生作用心此等即是於彼色等非外實有顯從識生爲明此義作斯成立然由不待離識之境是能徧故出相違過若觸等境是色自性即是所立若言但是實事定執謂立已成由將

出彼過失之言爲方便故應知即是顯已自
宗成立之相於中所立隨順之因以夢等識
爲其喻故即此執言顯如斯義決定處時所
有事體當情顯現諸相貌故如於夢內徧昧
其心既夢覺後分明之想觀色等時實亦不
緣非識之色未必要須色等境現然由同業
異熟所感共受用時於自相續不定屬一而
生起故猶如飢渴諸餓鬼輩有同惡業見膿
河等或復如於極惡之處皆見猛卒於此宜
應說兩成立如現見境有其作用而顯現故

如於夢中但唯識相見與女人爲交涉事如
獄卒等皆共觀其苦害之事並可述之豈非
要須極惡卒等成非有已方可將爲能立之
事此既不成便成無有同喻之過固無如是
便成之失由斯等物亦復將爲有情猶如無
說離於執受非受事故然此亦非是執受事
猶如瓦木亦如蟻封由其不是有情數故有
何意故不許獄卒及狗鳥等是其情數然此
同見有情形勢及有動搖亦不假藉外緣力
故如餘薩埵若爾斯乃便爲諸因不成此難

非理諸那落迦所有動作不待外緣彼那落迦先罪惡業爲任持者作搖動故如木影舞同衆生相

復由彼定不是有情於五趣中所不攝故猶

如木石由此故知彼定不應同惡生類如餘

惡生生於此處同受於此所有共苦然彼不

受此之苦故彼趣有情所有共苦不同受故

如持鬘等非那落迦而諸惡生同受斯苦由

彼共業俱生此處若異此者生尚難得況受

害耶雖有斯理其獄卒等不受彼苦不是共

成此非正說彼生不受同害苦故由非能害者還如被害生一種焦然同受於苦若也轉計道爲更互共相害惱故許彼生有時受苦此亦非理由其展轉相害之時此是那落迦此是波羅者此之行位便爲亡失以其能害可有作用爲緣由故說爲獄卒如一旣爾餘亦應然此則兩皆成獄卒性即那落迦體性不離遂成乖失由此非是獄卒性故如三十三天意欲顯說其那落迦非被害者若許更互爲害理齊彼此相陵知已有力形量壯等

更互相欺不應生怖設令見彼極大形軀付
已驍勇便生勝想如是知己寧容有怖豈如
那落迦見於獄卒等何況形量氣力不殊見
彼之時令興怯念又復俱爲獄典形量是同
身力既齊此無強弱理應別有形量不等勇
健慘烈見便生怖如是計時那落迦類正受
苦時見彼卒來便生大怖憂火內發骨髓全
燒相續苦生形體戰越惡業生類受如斯惱
縱令善巧明智之徒亦復未能總知其事此
之階位理固相違由於世間亦見斯事有生

惡意懷鳩毒心欲害於他令生怯畏雖即在
於極重可畏怖懼之處被拘頓時不同怯者
生其怖畏然而彼類懷堅硬心多見有故彼
那落迦受苦之類多懷恐怖身若融消故此
那落迦非爲能害者由如屠所繫柱之獸然
此是彼生怖因故非受彼苦

市二

十四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二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三

護

法

菩

薩

造

沛三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論曰捺落迦波羅如獵鹿者如是應知非但不受相害之苦然於器處共相之苦亦復不受此之獄卒能害彼故若異此者彼在熱鐵融沸地上受燒然苦不能忍時如何此際能逼害他於此熱地身動轉時那落迦類自身支節尚不能持豈況更能有所爲作然而但可於熱鐵中洋沸騰湧身由他制無片自在

然彼獄卒勇健害他是故定知不受彼苦猶若厨人遙執鐵鏟於熱油內轉彼煎魚或將獄卒爲那落迦以其相害無功能故爾者便成違獄卒義然由那落迦類受燒害時不能相害若爾便成不是獄卒言那落迦捺落迦波羅立爲宗者有違宗過又復若言受彼熱鐵極苦觸故諸那落迦不能害彼如以生命置燄炭中或可斯類不害此苦如觀史天此顯獄卒非那落迦即於此見外人別釋引經爲證極成乖失然而暫爲少慧之輩顯其僻

見略舉疏條彼便難曰於地獄處獄卒之流
不受苦者我不許故如經說云汝等苾芻有
捺落迦名六觸處若諸有情生在彼中彼若
以眼視諸色時咸悉了見不可愛事實彼有
情有如斯事獄卒非情何所觀見對執不許
有情論者便是共聚咀嚼虛空彼設難云諸
那落迦受彼苦時有其差別得異身故如一
無間多無間罪此亦未能開他意趣如前所
云生捺落迦有情之類受苦切時簡於餘趣
所有苦毒然彼獄中所有共苦咸悉同受然

於彼處由重業風驚颺猛烈身遭極苦一無
間者則不受之望彼多種無間猛苦不同受
故便成不定爲顯斯事除彼獄卒諸那落迦
無斯差別彼趣同苦咸悉受故即所立宗無
異宗處轉生道理何成不定然一無間受同
苦故有外難云由其獄卒不受苦者斯非正
答有不定故然且不應作斯定判見一受苦
令餘亦然現見世間共覩斯事如羊駱駝被
蠟啗時遂便致死鳥之一分將以爲食且據
傍生有斯差異於人趣中亦復見有一不受

苦如患塊者醫人遂便蹈熱鐵上即以熱脚
蹋于病處病人雖受極苦醫足曾無痛處然
而有情實無差別此亦由其捺落迦趣俱生
苦法以不見故遂不名此爲那落迦見蠍毒
等能斷命根此亦但是呈其廣見巧識俗途
非關所論契理之事若云但據趣之相似是
彼趣收於斯宗處即彼趣中見有不受彼趣
之苦顯他宗有不定過者此亦未解我成立
義當趣所有決定之苦彼不共受是前作用
能立義故然非人畜在彼趣生准彼法式須

定受者而不受之所云羊等遭蠍毒時有斷
命苦或被熱足所生之痛苦全不受彼趣苦
故非彼趣性可有斯僊有異執云然而獄卒
由自他業增上所生不被害故互相苦刻他
不許也我今謂汝而於自見樂著昏心設在
虛空步步顛蹶捺落迦波羅非他^三所害故他
逼所生所有苦痛必定不受是其所許然而
執云不受彼處形害苦者與誰助力此轉難
曰雖復有斯更互相害由作用別致使位殊
猶如所縛能縛有異爾者還將自語返破已

宗由匪同時能縛所縛更互容爲繫絆之事
若言彼二次第而爲此亦非理由非受繫名
爲被縛及其縛彼爲能縛者然而此二縱令
苦次於那落迦亦不能立若受慘毒極苦之
時非那落迦若被他害遭彼惱時是那落迦
是不應許一相續形有生有死成大過故同
在一時更互相害不容成故由非一念是卒
還非能爲此計若救轉計雖同一趣由作用
別名號便異一名那落迦一號獄卒猶如入
趣非典獄者有被枷者此亦非理不託彼故

由非仗託作用差別說那落迦如被縛者然
此但由趣爲因故斯乃如何捨其獄卒是故
定知位有差別由非趣同作斯緣緒能所縛
殊由作用別之所爲故理應隨彼而作分位
誠無有違若時許樂階位別者應須共許諸
那落迦非獄卒也於我所宗唯爾是要由此
與前能立之義善符順故若許實有那落迦
性由作用別有時名作掌獄者故斯之執見
所有階位便成無失然則許有階級殊途如
有頌云

多瞋爲慘業 好行罪惡事 見苦心歡悅
當生琰摩卒

由非此相那落迦有若此伽他是實義者如
何輒爾作如是言其獄卒等非有情數隨那
落迦所見之相作如斯說理復何違諸近見
者由覩於他舉動差別爲所量故測度彼心
淨三
然本在識種子熟時隨有如是相狀差別而
起分別隨彼所見佛作斯說欲令波跋惡業
有情斷除罪見於捺落迦極惡之處障顯惡
業所生苦報隨彼情見於其識外說非愛事

確論實理咸是內緣似相而現固無違也有
異執云雖復更相俱爲苦害此等階級不越
常途由非此時有其定位被害之者名那落
迦能害之人號波羅矣是故定知諸那落迦
正被害時無有便成獄卒之過執此計時於
我所成獄卒事用曾無片許今愛樂耶有說
此由業力有斯異狀隨逐有情還非一唯由
此先曾更相惱害復於獄處共爲刑戮彼此
逼害遭諸痛苦若有生命自無身力能害於
他但知忍苦更無餘暇由彼有情先共爲怨

故使今時更相苦害彼皆是此那落迦者而
彼展轉共相害事非他所許隨其自業識相
生故而云非是獄卒性故彼非能害出此過
言全無意況若被害者許是那落迦然能害
者即不受斯苦有說於同一趣諸獄卒類未
必要須同形量等然與彼卒慘毒可畏見便
生怖高大形軀非常威壯設有形量可容相
似然彼身形含毒可畏如篋戾車見便悚懼
是能害者設使此類軀貌羶穢由其稟性是
猛利故縱令敵者形狀偉大情不比數事同

草芥陵篋彼徒力有容裕此亦未能閑他意
趣幽邃深義然彼踈失我且恕之諸那落迦
更互相害事亦不殊形量力等必須相似有
時雖復作如斯說乘茲語勢遂即難言未必
要須形量相似此欲共誰而為擊難諸有忖
度自身勇力於他決勝便無怖心如是許時
由其慘害或復威嚴者斯乃誠為無義言也
由切逼迫生極怖故非能害者作成立時道
其極怖作便成過方便顯斯差別之相仁今
更復成立慘害及以威嚴此則便成大為恩

造能爲善伴增我光輝

如上所言得差別體地獄器苦不同受之或諸猛火由業力故便無燒苦斯則自非善友誰能輒作斯說凡是密友性善之人不論夷險常爲恩益爲欲顯其不受燒苦故致斯言然於此時助成立義即是顯出善友之意由其不受彼之苦故意欲成立非那落迦今復更云由其業力說有大火言不燒者斯則真成立唯識義由無實火但唯業力能壞自性既定不受如斯苦故便成此火自性元無然

有實性是宗所許若也許其是識現相事體元無此由業力故無實火斯成應理由其先業爲限齊故若異此者彼增上業所招之果既現在彼如何不見如無智者欲求火滅更復澆酥令唯識宗轉益光熾由斯衆理證此非成那落迦類中三設爾不成那落迦類六是鬼是畜理亦何傷爾者既非那落迦如何生惡處由非得餘趣生於捺落迦若爾既生彼處已應同那落迦又復如何而許彼處得有生理若生於彼當趣同分彼初生時必應非有有

情數性非所許故復由於彼同趣有情無不定故若執此見名為生者諸大威神亦有於茲捺落迦處為救有情應濟之苦此則雖非那落迦類亦見有故便成不定非即據斯恒決定見作斯說故此意欲論唯於惡趣捺落迦中而見有故當爾之時諸琰摩王侍從使者王若出行此必隨逐是時彼王并及侍從不出於界若其彼界無差別類云何天上亦有傍生如天象等雖非天趣而生彼故如是琰摩王界諸獄卒類及狗鳥等然非彼類亦

生其中由此道理同那落迦諸獄卒等生地獄時即彼趣攝何以故同處生故即由斯理能成決定應受彼苦此救不然雖生地獄非那落迦何以故不同受故如天上傍生地獄中不爾者諸有傍生及諸天等處不差別如那落迦等第三自業能感差別不同彼所作業七隨自業力而受彼苦是故定知天上傍生必能感天上樂業方乃生天同受彼樂由順樂業之所生故

所執傍生鬼不受彼苦故者諸有傍生及餓

鬼等彼所生趣受種種苦不爾云何諸獄卒等不受彼苦由是故知那落迦苦非生報業趣所受故由如那刺陀等若爾非無業者而生彼故此亦如前已廣分別如彼業力之所感者而於中現此非同喻然彼所立決定不成非我所許然於此中如鐵山等乍離乍合有所作故有餘師說彼獄卒等亦受彼苦然則所說因喻不同前後相違故應更說所依別故或由增上大異業力而不受苦何以故如不受時斯言有失有餘復說猶如無色界

苦受樂受亦有受處然彼受者有所受故此亦如是斯見非理然無色界有情生者非是器故彼界無處受等及行云何方界攝取彼等方分爲因有方分者以爲因故如是應知實無方分但唯有生欲色二界有情生者有因積集是故彼生應有方分猶如色界有方分故欲界亦然彼界因故不爾以無色故無住處故猶如不和合者此不如理若爾應許彼那落迦業增上力生異大種非是有情之所攝故地等大種於地獄中起別形顯量力

差別如有情像顏色等異手足身分量力差別長短大小於彼作用方名卒等若爾非有情者云何卒等不待外緣手足身分種種作用欲令彼等生大怖畏變現種種增勝威力動手足等此由風界令動手足種種作用別別示現彼之風力如人意樂隨念所作諸那落迦亦復如是纔見此時便生怖畏彼地獄中那落迦等由業力故生大怖畏猶如木人能有所作種種示現大種和合雖無思覺業力因緣遂見如是動手足等相狀有異示現

所作諸無情等道理許成彼之地處諸那落迦業增上力便令自見羝羊山等乍來乍去斯非有情而亦見有此則住處地等差別及獄卒等非是有情理得成立無勞致惑爾者非無所緣是獄卒等意樂生故彼諸卒等及以地等處所不同形相表示那落迦等許由業力於地獄中地等大種生是形色若別變異手足動等處及大種或有無斯諸繫縛等以業力故理應不成何緣不許識由業力如是轉變如夢所見色等和合外有影生種種

相現理應共許轉變作用識由業力如是轉變與處相違若許由業力何用異大種者諸獄卒等由四大種種轉變動手足等作用別故如夢所見色等處故彼等形狀無體用故或非地等差別相故如前所說羝羊山等帝三他不許成色相變故變化亦然形狀等異由他力故此由識變種種異相轉轉形儀差別不同離識之外更無一物而有可見此中外難若但由識轉變別異種種形儀獄卒等相自識變故同苦因故諸那落迦非獄卒等此

四大種由增上果同業生故於受苦時不同受故是故方須說四大種如是所說不善他宗云何不善但說有情自識變現見獄卒等能為慘毒由自識現各見卒等諸苦害具互不相違然如自識見苦害等同類影現彼因同故苦受用俱師與弟子所作事業有同不同於不同事而強說同及孤地獄互不相見苦不同故所立大種理謂不成業熏習餘處者謂有執那落迦由自業力差別因生彼業熏習理應許在識相續中彼由

業力不在餘處積集力故唯地等處業所作時合因果故此乃是爲彼習果處卒等影像識緣差別和合得生種種色類如應分別不爾是諸大種和合積集因業力故由業相續差別果成如是應知自身相續得定果故習之憶念緣於種子亦無殊異有情相續如是知已所以取少分一人等顯示所取相續內熏心及心所相差異果五趣所攝自業熏習之所成故如無色界熏習之果離心心所無別不相應行此中唯說名言差別體事無異

故是密意或不離心心所體事不同及以生處未離欲者色之熏習如如自力生處得生行安立故如無色界熏習之業或心心所不離色處大種所生業力和合方能生故或識相續住熏習果故如念愛憎等亦復如是大所造色影像識變亦不離識彼之形狀差別初三所說執餘處有果所熏識有果者彼所習果此爲因故有餘師說唯自體力變爲果也欲色界生業力熏習識依止故如無色界積集生業所熏習故彼說無記識所依止熏習及

餘識聚俱相應果此不應有是故說依止者
徧於一切有情所攝或不用力便應得之復
有餘說自身業果於一身上而有因果故如
異熟識所安置業是差別故說身大種別別
安布果不應有彼若如是餘人身識能依所
依同一作業亦無差別有情施設故同一流
注俱異熟識爾者非平等相差別大種和合
建立地獄有情是故相續有其差別爾者若
時相續無間之識增上因故能生別識種種
異類此時應有相續別異因果轉生不爾云

何此即欲說因差別故如心相續和合種子
是安立因此中所說唯因能立不說識增上
緣是依止故從斯種子無間相續識之差別
然由種子自體相續方得轉生言增上者如
彼地等唯能為緣能造四大亦應如是此亦
不然從自種子生時說此唯緣不爾從識相
續別有四大種子猶如無色界沒生色界時
彼增上果是異熟業之所感得受用資具猶
如異熟果此可愛樂自業相續所感此之正
理順阿笈摩識所變果

何因不許者此由自見非理僻執強思構畫誰能輒說唯識之果違阿笈摩因何爾許阿笈摩經不立唯識離唯識外更無色等不應別說有十二處雖爾不離其識并十二處立善等法如是應知有色等處是佛說故若離色等所立不成違佛語故或色等處體實有故猶如意處是佛說故識與色等亦非別有猶如法處斯理不應此中所說不遮唯識何以故依彼所化生世尊密意趣說有色等處知化生有情者如佛世尊說有化生有情但

唯依心相續不斷能往後世是其密意不說實有化生有情此言密意謂欲調伏一類有情是故佛言有化生有情是密意說也謂彼斷見所害有情隨自樂爲者無後世者無善惡因果者爲欲洗除此之惡見是故說心相續不斷心相續言顯當生故此死彼生猶斯理故相續不斷說有化生是爲密意離識之外更無別我云何知然如契經說無我無衆生但有法因故契經不爾彼經不說有情亦無是故契經不相違故心相續言顯其不斷

能往後世如是應知如色等處此爲成熟一類有情說斯密意是故所立亦無自教相違之過如斯所立因亦不定何以故依世俗諦佛說別有化生有情無亦不說離識蘊已有善不善及彼果等別有有情是因不定是故佛說爲除斷見無後世者如來世心相續不斷於其識蘊假立有情於略詮中而說有故離心無境有其四意何謂爲四一者密意二者境界三者顯果四者密意義分別所縛如是因緣說十二處此之一切當應建立次第

中三

十二

發起如理問答云何密意說十二處而有衆生如心相續相續不斷說有情能詮所詮於心安立執形像事此中如是色等聲境當應分別識從自種生似境相而轉爲成內外處佛說彼爲十者從彼眼等處生彼色等處如理應知於彼二處說斯種子相及彼識如世尊說爲成處等說共許聲眼等差別此欲成立說其青等分明顯現彼同類色從彼識起未離欲者識之種子殊勝安立故得出生彼等種子雖且安立果未現受乃至未得相應

緣力無間生滅刹那刹那相續等中獲得微細體性巧妙差別轉變得殊勝者如穀麥等地等爲緣和合增長體性不同轉轉安立芽等出現如斯法性外之種子內亦如是此之內心相續現前相對無間刹那^{十三}之頃能生青等體性差別然此種子說爲眼界如次現爲^{十三}彼彼果性心及心所安立此色爲其眼處彼亦如是若如是色差別顯現識體和合驚覺青等種子在阿賴耶識由未顯現識能驚覺影像變異自體差別如頗胝迦瑠璃雲母等

以薄物裏隨其本色影現識生此乃世尊如理分析說爲色處然自教中說彼意識形狀不同住利益故所以此色說爲色處如是乃至堅濕煖等識之影像所依所緣力用最勝是異熟識之所生事種子相狀出生影現聲及名等變異差別之所取故如是應成色之分段功能不同之所安立阿賴耶識諸有智者分分覺了而分別之說內外處安布差別是密意也如安立界此立識界依止意界依六出生如是意界自性差異然亦說彼十八

界耶如異熟識與眼等識次第爲種名眼等處別別顯現何故名種由能出生芽等衆物別異體性如能造大及所造色共許出生自類芽等生差別故猶如稻麥等諸種子世間共許彼之體性異類非一乃能出生眼及眼識并與第二刹那相應從此二界生得彼緣隨順所立驚覺之性非爲一事一時能生如一心所別別能生無量色性故此亦如是異熟之識於眼等處或同或異識所生時自體別故異熟之識爲眼等處彼色微細眼等諸

根識生種種功能不同極難見故亦不如此有別眼等或緣色等清淨四大爾者別阿笈摩佛說內眼等處清淨四大所造色有見有對如是乃至身等亦復如是此不如理識之影像密意說故由是四大不離識之相分斯亦不取緣青等識中三而爲種子以熏習識執著相故識之種子由彼熏習是異熟識之所持故此亦不然有清淨色有見有對不爾若有對等識之種子顯非眼等識所熏習故然爛壞種依止所緣安立表示此亦不了阿笈摩

中安布分析由是阿賴耶識無始時來因果展轉無量功力能含藏故別別發起體色相待彼彼界處生等別現非一切時一時總生如是廣說眼等差別乃至身相亦復如是彼識種子欲示現力體性殊勝此契經中佛說安立阿陀那識即如地等影像所現緣等相應彼所安立種種芽性體無損壞然彼形狀芽等顯現和合力故堅等體性隨緣現生以阿賴耶識所有因果色處和合或由地等影現變異不同能造四大在於色處然此假立

語業所詮於無色界語業雖轉言詮不及於彼界中色不現故或色斷故不作是說雖有色之種子非眼境故此之色種影緣力故建立果色故由此因故質礙不成諸有眼根映所損者非此所取種之清淨方堪所用如是乃至身不雜亂中三所依所緣他所安立如彼斷壞及爛性等彼之所立理應合有是故此中若隨色類一一分別轉轉無窮

有餘復言說十二處為欲成熟一類有情此說無力亦無義故人無性理極妙甚深難解

難入亦令悟入由是佛說立唯識義復令如是無力之人亦令易入於其色處無量過失是故此門執我之者令捨離故如說苦諦身之苦故如是說處色等狂亂增上愛著所住種子之密意者因立果名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三

音釋

鏟初限切咀咀在呂切嚼咀在呂切風早遙切

永樂北藏

成唯識寶生論

風許竭切蠍毒蟲也嚼咀在呂切風早遙切也殺炷炷徂禾切穢穢徂禾切也也羝都黎切也也

第一〇四册

永樂北藏

成唯識寶生論

第一〇四冊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四

第五卷

沛四

護法菩薩造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論曰識從自種生者以因性同故非有質礙
所依所緣五識身境識之相故猶如意識或
不離心心所體性彼眼等識同共作業能生
因故猶如意處法處此說表示蘇咀羅意經
但說意不立宗故彼所破者亦不成立斯之
所立唯少分義若立此義不應更說廣造衆
論此云何知猶密意等說成立果及以境界

人人無性說十二處亦復如是若離眼等色
自性已即能趣人人無我性何以故此從二
六內外差別謂即眼等色等六境如是轉生
亦不從彼差別見者乃至眼觸眼等作用離
此自性不應別更有其作者若依眼等而作
事業自在受用斯說爲我執所縛今於此
中唯內外處和合自在眼等作用有生滅故
斯亦非我眼等爲因無觸對故常與有情不
相捨離但說爲因然能作者於眼等處義亦
如前是故從彼別類不生由是能悟人無性

理若人無性能調伏者趣寂之人此亦能入
何以故由於生死見衆苦逼以苦無常於生
死中心生厭離無我見力頓能棄捨怖我斷
者次第因盡故猶如薪盡火即滅故是故佛
言爲斯等類說十二處有說是中不爲人無
性理說十二處此之二相等無差別有物性
故我見顛倒以對治故此說如理如以顛倒
對治顛倒此非所許亦不善了我之所立此
之處等寧無差別心及心所體相差別若此
志樂心心所時然彼眼處非耳等處由是此

說相差別故此亦如是同時非一識生於彼
是眼等處自性樂欲然而色等住金性時非
銀等性相無差別此之金等離色等已不能
異說有其別物如是道理此無差別不於體
性說有色等若如所說相顛倒故不能對治
此與前執有情性同如彼有情於無我處而
見我者是顛倒性斯見顛倒此能除遣如色
等處除我倒故若心相續不斷無顛倒者此
亦非理是中自性樂欲相似不顛倒者斯亦
不善了前後故若有說云方便悟入人無自

性說色等處有其體性猶如意處法處若心
心所我之自性彼愛樂者便無諍論若離心
心所別有我體實無有喻此之言論如所分
別總相類故非第一義若說方便趣我無性
是亦不然如應觀察安立此之巧妙方便說
色等處然佛所說但有如斯所應作事謂若
令入我無自性何煩更別說唯有心此既非
有如何得云說十二處是密意耶此亦非理
由其更說法無自性是極重事欲令悟入世
尊遂說色等諸法而無自性欲使諸餘諸大

菩薩得彼如來殊勝妙位周徧生界爲大勝
益此如何作謂色等諸法相似現前但唯是
心除識已外曾無片物爲色等性是可見事
由是故知色等諸法無有自性斯言意顯諸
事自性由自識力變現生起理成決定隨其
所知所有諸事並皆離識無別可取但唯是
此而現相狀是以故知實無自性便能悟入
法無性理有說若爲悟入法無性者此據能
勝作是說耶所見之境唯是錯亂據勝義理
本性空無作此宣揚善符中觀所見境無識

沛四

三

非有故斯固未閑作何意趣且說如是心心
所法所見之境不稱其事妄爲領納取不實
相名爲錯亂豈非但說而唯有識若言諸法
一亦無者爾復如何有所宣說境既是無識
非有故將夢等喻善爲曉之如上所陳無勞
致惑不待外境但唯識現此復云何識義非
理若是其義由於業邊親益果故即以此言
便成答難亦復不由體有別故能成方異有
說能持自體此中復云是自性義此亦同前
已分析訖此義不然離其作具有別事方

爲作用猶如自己還持自身故不應也爲欲
令生悟法無性說唯有識將爲契當若言總
無一切諸法皆無有我由此名爲我無自性
斯即共許我之自性悉皆非有如是便成法
無自性諸法非有由是故知識亦同爾性既
非有如何於此欲爲安立爲彼諸法並非有
者猶如假我更連趣性無自體者此是所許
更連趣體全無性也此則便成法無性者謂
一切法皆無性故是故應知識亦同爾此既
非有如何依此欲使迷人入法無性由無有

我遂令證入諸法無性共許如斯爲善方便
爾者如何欲爲建立成彼方便說十二處證
人無性實匪全無一切諸法方始名爲法無
自性是故應知法無性聲非詮諸法皆無自
體更連趣言亦同於此不欲總詮一切非有
然而意說諸緣生法無有我性彼即是有此
我無性其相云何謂喚我作無自性故是故
名爲人無自性非是全無諸法自性色等諸
法隨據一分說無自性非謂全無是故應知
言法無性非全無體若言諸法事皆無者即

不應名法無自性理應說云諸法總無爾者
但由所執法無自性緣有功能獲得差別離
他自性簡別彼之實我自體恒時不有所詮
之相此謂諸法無自性義非是豁脫總撥爲
空然所執者是何言耶所謂無明倒見迷執
從其自心種子成熟由他而轉現相不同執
於外境有別自性由如倒見作外相解於自
所見生定執時此則名爲所執之事
此復云何謂無一物如何無物名所執耶由
此故然若於此執有片實物體不虛者即不

應名是情所執然由於此義有相應由其計
執實事自體不相忤故若有實物不名計執
由此分齊近見之境此則悉皆說爲所執假
使用識以爲斯境作所量時此亦還成所執
之義是故應知所執之識亦是無性即唯識
性是能悟入所有諸法皆無自體五微妙方便
但是本識隨處現相然無外境少許可得從
色至識悉皆如是非是能現相分之識體亦
無也若言異此但遣遮色說此唯聲唯識之
言便不成就緣識之識有其境故復更便成

緣色之識是爲有境何者是其體離於彼不
可說事諸佛世尊方能了察云何了察此義
後時我當宣釋此即是其心心生法有真實
事越言詮道是有性故亦不便成一切諸法
悉皆非有同豁脫空是故應知證悟真理善
入方便說唯識教斯爲稱理由其次第漸能
斷裂諸分別網所有正緣爲生因性故爾者
若許安立離言詮處是實有事此即還成於
彼色等亦同荷負有真自性猶如於識若爾
還應問彼何處得有如斯道理見他許有非

所詮識亦令色等同遣如斯未曾見有如是之事以由愛蜜酪亦令貪若復轉計言彼有斯不相離性事同芽者能有隨生果之因用彼若言有不相離性幸示方隅以理推徵定無共許若言如識將爲境時由所執體名爲所執實事相貌作彼生因色亦同斯是執性故亦應合有緣生之事與作因緣猶如識者此乃便成無片非愛於彼五聚皆依他起是所許故徧計分別法性之義可由於此理同於彼現有如斯正教言故若言其色亦有離

識實依他起猶如受等如斯意趣有不定僣所執之分亦有識故即此受等緣生之分斯則是爲四聚體性然此現其影相之分即是依於心心生聚而施設故由斯道理其喻必成而於所立無隨合義亦復更有立已成過緣起之色亦是受等自性性故因此遂令而於因處置差別言異蠲其過而立於識現所執相差別生故此即除其不定之過仍在相中然共所許受等自體是自證性境無有故既有斯理實可依憑然色別有無別因由以

義推尋固非齊致若爾一切諸識皆悉無有所知境者此如何知又云若有餘識得與餘識而爲境耶亦如有云諸佛境界其法是有并餘識境若於佛境不以自心取爲境者斯即無容能有宣說如此說者並成妄設如有思度發言詮故由其言義所表之相即是唯識現多種相雖無外境似觸其事而識得生此即是爲言論因也如云生已即滅之聲假令息教博士絕聲應聽其響固非於彼情有所得然即於中共申言論但可許業能爲造

作領納是受彼即便成許有實我豈復當時別有真我而可得耶不許同時二識生者餘識無間體是滅壞如斯切難亦不相應餘識領此不相應故亦以此言兼遮後難如彼說云如知境有何以得知此亦於其共相之境而爲構畫說之爲知復亦與彼同招詰責如彼所說詮表如來有諸勝德汝亦應成證知勝德由此便非是佛之境固亦不同如食米齋此之共相是實有物是故定知不由外境現前力故方能了察此中但由心聚構畫而

便生起既有斯理於佛境界爲難不成此則因論生論傍義且周然密意果其因應說此之密意有其二因一謂餘教相違二於正理有害說唯識教即是相違此阿笈摩不言成故又復於彼幻網經中如佛爲於色等境處生分別者作如是說即此眼識所知之色不見實有及以定住但於妄情起邪分別作決定解而生言論唯斯是實餘義成非如是廣陳乃至於法次第說云多聞聖弟子應如是學我觀過去未來現在眼識觀彼所緣諸色

然於彼處無有常定無妄無異實事可得或如所有或無倒性悉皆非有唯除聖者出過世間斯成真實世尊說此皆虛妄等違阿笈摩正理相違宜且爲說方興問緒發起疑情如何復知如是說者此非是實猶如說識是知言義說十二處耶由其一性及非一性思察之時將以爲境無堪能故是故定知不如所說即是其義故於今者試作商量此色聲等所應生處各隨自體由於其識作生相貌色等事相是識之境色識名色聲識名聲餘

皆准此此色聲等應無支分體是其一如有
分色由此便於自所依處無支分性故然此
色等是有事物體是質礙有所斷割於其同
類多處性故能生識等不同處故此中開由
極微義
量力故決斷有無於諸量中現量為勝若無
外境如何能起如是覺情此事是我別根之
所知也別根如夢等雖無外境然亦得有此
已如前細為分別
此若後緣時所見境已亡如何許現量於諸
量為最者若其當時生現量覺此是我之別

根所了爾時於境遂無所見唯是意識所判
定故眼識當時已謝滅故義既如是如何彼
境許成現量耶況復是為殊異論者許一切
法刹那不住此覺起時色等諸境亦皆已滅
現量之理斯何得成雖復如前善開釋已仍
為於斯甚深法義不能窺測更設難言由量
力故斷為有者或復此由違比量故於色等
處遮使成無縱實由量判定有無然由於彼
別根比知及正教等諸量之中別根最勝由
親證境是果性故要於此處無違害已方於

餘量而成立之此即別根於色等處既親證
會豈能令彼比量相違輒欲遮其色等有性
如何外色成別根境由若無境不能於此生
如是覺此事是我別根知也此言意道各別
自證領受相生重起心緣而宣說故猶如曾
領苦樂染等此固不然於餘亦爾
帝四
別根如夢等見有如斯前已具說於夢等位
亦有現見色等諸境即如所言覆察之心是
有故者顯此立因有不定過然由夢翳及罪
逆心之所損故如似別根現前明見雖無實

境而有見事復亦不越識之體性於所領事
現前納受為斷割故由斯道理意欲成立色
等實境是離識者有相違過徒事慢心此復
更有因不成過此覺後緣時所見境已亡如
何許現量眼等諸識見色等時彼實不能生
斯斷割此但由其各別內證相分性故因此
為先意識隨後取其定相總集思構方能決
斷又復當時識不俱起設爾有色等諸境眼
等識滅後何能見能見非有所鑒豈成正於
此時何所希望從其滅識寧能有見況於色

等共識同亡是故應知此不能見色等諸境
藉彼見力重審之心觀於色等如何許成別
根量性復於彼時意識斷割不共許為現量
性故由無能見及俱謝故有餘師云於此最
初領受其境非分別垢之所染故彼定緣於
外色實境此亦非理是不成故由非他許離
於言詮色等外境是識所知然由內有自證
之事當爾之時不起思構便緣諸境相貌差
別彼但許有如斯內緣此亦隨其相貌現時
但依於識猶如共成苦樂染等然由將彼色

等外境為別根量此但是為虛妄情執猶如
彼此數量業等還將此難用拓餘疑於夢見
事從夢覺已後覆緣想雖復當時無境然有
上心之知現量亦爾由因此故後時意識決
了非無彼亦無無撥別根量於自內證心心
所生不離自證而有現量是所許故然於外
境將為現量斯妄增益即是所遮如前為出
不成之過未見解詞但事空言寔無的當彼
全不許有外色等更欲仗之明有現量然所
成立不能遠離所斥之過故若也不曾領受

前境意識不能生憶念也決定應許於彼外境曾領受之由斯能見於色等境許別根性斯乃不成曾領受境方能憶者所以云何由有理故

已說如相識者雖無外境如境相現眼等諸識遂得生起如前已說次復云何從此生憶念者從此識後與念相應即於此相分別意識而生起也由領其境念方起故其義不成若爾於色等處以現量性決定了知所有相貌生憶念性故猶如樂等於憶念上安置形

像而領取之決斷前相內自證解然非不領猶如石等有其焰等生意識時亦不能生此之憶念由斯決定依比量力於色等境應必定有親領受之若異此者所許憶念便成非有復由於此受領之境成現量故世間言論名之爲見若於色等是憶念性如共成者可有斯過即由於此外色等處領受憶念理不許成由有理故如離於境得有其見憶念同然爲其能立不共成故宗及於喻欲曉悟他於境領受全無力用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四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五

護 法 菩 薩 造

唐 三 藏 法 師 義 淨 奉 制 譯

論曰如何不與色等諸境而相關涉名作見耶若遣斯難此不勞言由斯識體自現形相

雖無色等而境得成此前已說夢獄醫等為能喻事隨其所應廣陳比量

從此生憶念者不待外境而現前故見之自性方始得生雖無實義念與意俱由現見識所有功能安置力故隨其次第假藉餘緣為能牽引覺想方生當爾之時名為憶念如何復知見之與憶兩體差殊若此見憶俱並不藉外境有故能生自體由似境者為性邪疑說分別識見之為用不生計度前境相狀但有自證體性生起念之相也取其言相安布

若了相不明分別生也以見爲先熏習所遣
即此自性由他故生見不然也見之與念條
然別故爲此定須許如斯理假令雖復有其
外境二皆有境緣相不殊見之與憶自體不
同如有異途幸應爲說彼設雖緣現在之境
名之爲見如緣過去說之爲念由無境者彼
雖境異有無之相所緣別故斯之異相終亦
不能而於見念爲片思也宜應說爲自體別
故斯成異相爾者此境是其識所現相若爲
決定知如是耶由於前境決知見已與彼相

似所起之識分明不忘取彼事時即名斯事
而爲似相猶如決了丈夫相貌方名此作似
丈夫耶似相了知非不曾見然非曾見能有
如斯決斷之理爲由不許有外境故斯亦非
理由彼自證心心所生解相不同是所許故
斯固於他全不成難汝旣分別於事善巧我
聊致問理復如何同時自證旣不許有如何
此見能決定耶非過去事能有憶念由彼非
是自證性故又非自證如所說事違道理故
先當援已後乃擊他所有陳謀方能獲勝斯

永樂北藏

成唯識寶生論

第一〇四冊

即念訖境生不共成也復於夢處領納外境
令共成訖後時自可道彼元無成非理故猶
如樂等領受樂事若其外境元有可領但有
似相錯亂現前當爾之時外境非有自然決
斷猶如夢者覺乃知非夢者見非有覺已乃
知非若也覺時亦不領境猶如夢中彼是非
有世人自知然不如是是故定知於正覺時
然色等境有真領受不同夢中識無力用此
亦不能而為曉喻令於色等領受義成由作
夢者處夢中時不能了境是為非有若由遠

離於睡闇時得分明慧隨其所有別別曾緣
熏成念種然於夢位所領之境憶令上心方
生決斷此事非有彼既如是此亦還然雖非
外色可為領受便即翻作見外色心起妄分
別重重現前數數緣慮生此類性所有功能
熏習成種令其上心即此熏習更欲彰其不
實事故後起餘緣彰見真義由有睡眠相似
法故雖於覺位亦曰睡也為此熏習恒隨逐
故世間睡眠猶如餘睡但有妄情離識別見
色聲等境而被纏縛極受艱辛漂泊生津淪

迴欲海由未正得熏習斷故猶如夢中不能
覺了色等境無未能稱事於非起故不了是
無爲境所誑縱有聞思所生之智爲由分別
熏習隨故未現證眞不能正起亦名誑妄當
爾之時名爲不覺及由於彼熏習種子對治
已生畢竟拔除深有力用於創起時非世先
有由此名爲出世間智正斷一切分別性故
無分別智獲得現行能除熏習無知睡故證
悟眞覺于時藉此無分別智以爲因故由此
之力方便起故決能截除色等諸義固執熏

習名爲清淨由涉計度諸境相故號曰世間
彼智現已但唯是識隨其色類緣會力故生
起之時唯於自識現其相分妄執諸境而作
生因然非離識有自性故色聲等境而生了
知其所立量若據總相不知彼境是爲無者
許能立因有不成過涉四若言差別覺時不知還
有不成與前相似覺悟之位了境元無宗所
許故既有斯過理固不能以斯能立成其前
境有可領納或有於此不成之過申迷解詞
猶若元來不爲境解此無之智理不應成要

先知境方於此事能生此心說爲非有若爾
的知前境是有如何能得更復言無觀相是
有復乃云無現是相違若爲通釋彼諸宗等
撥爲非有因不相違如諸外論謂爲常等生
前滅後悉並非無或於方所或此非餘有境
無餘何過之有若時於我將爲無者由非不
了可撥爲無於無起知非所許故此不如文
於茲色等說我爲無然於色等造作之處無
真實我非據我也若爾於色等聚乍可無僊
說識我無如何免難由不許有第二之識於

餘識處了我爲無亦非不領於前而能憶念
於後設令生念境已亡故是故應許但唯有
識而現於相即如所許然於識處知我是無
撥無其我識若生時此智爾時知無我體然
由離境了唯有識隨此相貌緣若生時解境
爲無豈非齊致然於色等了無我時於色等
處是爲共相非是自相由此各依以爲定性
目體異故然非相似所有相貌是實事有欲
令於餘而作簡別有其異相附識而生猶如
實事有集心分於識自體轉起現前世俗言

帝四

十五

論因斯生起了知外境但是自心所生領受本非居外斯乃是爲最勝修習所獲性故此由無明蓋覆於慧如在外轉觀斯共相即如所見時俗言成隨世俗情於言說路令得明解於諸論處似事而轉別以形相而宣說之於所餘事作其遮遣於此事中應有形段若總相是實即是總相應如色等自體各異而於別事體不相應此則色等成非異體如色似聲又復如彼一異非言所許共相此但覆俗當情顯現無所諍也此既不許將爲實事

斯乃便成於色聲等成非異體又復色等一便成有多體故共相之狀體無邊故此則合有多種體性便成諸事皆爲一體如隨自緣所帶相像斷割前境此之體相亦是假立衆多相貌爲俗言論而分別之由此便成於色聲等無我之智亦是共相斷割性故取其無境更成光顯唯識之宗然於色等無我解時有別相分復由前後分段本無故斯乃是爲先取別相分明決斷於異決了隨而攝取事境性故若青蓮也簡去其白識緣蓮體決

斷是青言無我者理亦同然凡起決斷謂即於他所執我相仗此思構方生決斷無別我體縱雖無境而智得生理既齊衡何有乖爭若諸有情由自相續者若言於此自相體中各有無量功能不同於自識中變現別故至成熟時由自種力識現在前不由外境而得興起非離自識從外境生然由親近善惡友故為益及損此不得成由於真妄損益之中但以言聲說為境故既緣聲義兩種皆無於斯斷割便成非有由彼有其理非理行可令

布四

十六

善惡逐彼而行彼行既無可取隨學寧容有故此則曾不依託外境而識得生違所許過必定依託外色等境緣色等心猶如有事無事聲心復如觀他所有行跡是能於境決斷性故亦復由如色等諸識定緣外境如聖量言但是於內似相現故此固無力破唯識義由展轉增上識互決定成者由其展轉識相假故即此二識更互相依本不待聲及於色等由所立喻不順於宗亦復全無違教之失有他相續為別識故他識為因自識生故善

惡二友作用理成外境引夢撥使成無目擊
友人可不同睡而遣為非有何勞強立展轉
相因夢聞善惡非由別識生如何現在隨他
識行復如何知但由餘識分別得生於他言
事隨順情起此識生時更有餘識功能差別
為因現故且聞者識如結契時唯聲現相有
差別體識乃得生不依外境方能了事仗自
功能所有差別託已內緣為聲相解即於前
境而有了知此時但是自識熟位功能轉起
但有聲相共識俱生詳觀斯理又復聖者威

沛四

十七

神至極無其文字離取聲相為間隙時成說
方便然則但由勝差別故能作斯事遂令餘
識殊別相生是共許故斯即是為唯識功力
然則曾無聲之自相能至餘識是他共許以
將為喻縱許如是但依他識聲覺得生斯乃
便成恒常聽響此之聲覺總被生津雖住遠
方及耳根壞並應聞說無有廢時若其許覺
由外聲起有時聞聽耳識方行分別因起仍
須處在相應耳根復無損壞方能於境覺察
是非由此全無便成並見總聽之過非獨如

此識待有能差別性故事判於聲猶如於聲
自性各異能生此覺非餘相心亦如於聲非
聞一切緣此聲相但返緣斯唯生此覺於覺
有時但生如此差別之緣有力用故爲因非
餘即如於聲在相應處於自相續生其相像
且如此事種子現前隨自用果方能生起如
是便成無相似過復次諸字咸有支分分析
至窮非根取性猶若極微非同時生不合聚
故既不和聚有其決斷計一常聲處虛空者
不應是理緣此心不可得故又彼許其所

有細分體相似故及是非根所行性故然非
功能有其差別及以造作客有安置勢力道
理復如外聲隨所依緣差別之響有其自相
爲緣之因識亦如是何有非愛豈非所云由
展轉增上者即是許其取餘識故此識便成
有於外境如不取境喻分便違斯難非理此
識由其餘識現相爲所緣故喻乃共成如餘
宗立猶如於彼非現在聲隨以一相而爲成
立但有彼相識生而已其宗許成我喻亦然
何成有過何故如來之識差別於餘分別之

境並除不異相續而轉無邊差別所化有情
在彼多心相若爲起如彼一聲體無差異隨
自樂相識從生起但由如來威神之力極修
所致令彼得生於別功能非一之境不同色
類多而無雜一時興用分別事成猶如燈寶
鏡等現相復以如來諸化用事難思威力超
尋思境是共學故強爲斯難非成妙說若言
夢覺兩位不差由並許其無實境性隨其差
別咸引於果夢中所見或善或惡是總標也
及於覺位心亦無境此亦便應俱時獲果或

應如夢亦皆無果無境性故或復翻此斯難
不然由有理故

心由睡眠壞夢覺果不同者然則夢心由睡
壞故性不分明即此善惡能招劣果如於覺
時或緣別事不爲恭敬或時餘思亂心於彼
慧施雖行果不增沛四大識雖無境界亦同然隨
種差別能招當果愛非愛事由斯夢覺體有
差殊得果不同非乖道理復非由境善等體
殊所作業用招勝劣果然由自性及相應等
自體增故及以相違此即夢等有其差別以

永樂北藏

成唯識寶生論

第一〇四冊

此爲緣非關有境或時生已便於斯境能起害心造於極惡復於此處能招勝報種下中上善不善業以此而言實不藉其外境有故植果差殊或時有緣過去羅漢身福等事實無其境猶如於夢獲果不同有不定過後於夢中翹誠慶悅如來出世雖無實境大果當招此喻便成於宗不順有餘師云雖被夢損情斷前境而不闇昧如睡初覺尚有餘昏未足眠時強起情瞋身體沉重見不分明即此之損於彼夢中相應之識誠固難有由於夢

內心心生法當爾之時明白觀境憂愁恐怖極思焦心縱使覺時未能同此由此要須是有情數於共見境取相分故然於夢中七色之業不立業道由其夢色非見無對是不共境不堪爲世言論事故所立色業非業道者斯乃便成不察由緒然此所論於彼夢識見不分明獲果微劣醒覺之位亦應如此既有斯過而便答曰由夢損故獲其少果如若不損與覺何殊即如所云夢識於境了事分明便招勝果此若爲通由於夢中心明斷割許

其招得上妙果報七色業道不建立者本爲
評章招果差別遂論業道由緒何從由非招
果要須假斯業道方就於方便位被極重纏
害斯意樂遂令招得最惡之果輕薄煩惱縱
造根本亦未能同極清淨心於修善位方便
根本類此應知

十四

二十

唯識論者亦由於他相續興害隨心所生成
其業道有餘師說由他知故方成罪者此非
正答何意要須待於共境方建立斯非由他
力始成業道然藉堪爲世言論事由如苾芻

斷青流穢犯斯等罪豈在情邊及由共境假
他知故若於夢中實有青等爲所了事由大
師制便成有罪或可翻餘非由其事是有是
無此成應理若也生界但唯識者便成無有
語身業耶然由大種及從種生名爲身也語
業即是從種生色此二營爲成殺妄等兩種
若無事便非有諸屠獵者但唯自識轉變顯
現便招殺罪豈不相違由非前生命根自斷
遂今他得殺生罪耶此違所許身語二業不
爾云何

死由他識別者屠膾等識猶如屠者既興方便彼遂分離此亦如是但由自識能有作用差別現時便與彼命爲殺害因爾乃但由自識功力妄現身相藉此勢故立爲業道自餘業道准此應知由斯道理復有共許識之差別帝四遂與他身作壞因性即如鬼神及健達縛等其所嫌處惡念便生由鬼等識變現爲因遂令前生得失念等復由聖者專心念時由他識力爲勝緣故遂於夢中併除睡昧便觀彼彼差異形儀識於衆像而領納之言命根

者謂是隨應順彼趣業力所招引異熟識流注時限齊如所攝引事便轉變令彼一業所招連續同分之報斷絕相違非謂一切流皆斷絕如他所許於其六處據同分斷說名爲絕識與命離假言其斷但由自他兩識爲緣所有作用命根斷滅猶如於隱者獲得勝上定及由作用力差別功能成者令生變異但是內心差別性故如是雖無身語二業殺盜等事理得善成於彼經中定說隱者意發嗔火緣斯力故隨便殺

彼無量有情此亦由心令彼斷故必如前理
應可推徵決定須許成就隱者意樂害力令
無量生成致命斷若異此者樂欲是其意害
大罪事乃不成故知引證成意罪大若也非
人知彼意趣當時爲作殺害事者此亦便成
明顯身業罪中最大有時不假餘相續識便
遭石墜煙炭雨等損害有情誰增上力令軀
命斷固非此識現如是相還爲殺害便有自
縛相違過故此難非理即由斯識相續無能
與斯命斷隨順性故猶如疑毒令心悶亂但

是隨順自內相續識無力用更爲連住由此
名爲壽命斷也然而許有石等相現亦匪成
違但由增上識故令他命終者隣次之後何
不壽終及其死時彼便非有既不現前如何
成罪及於斷命爲因性耶神四雖呈雅難應返問
之彼行殺時所招業道并二若於當時結業道者
何不于時遂便卒命若於緣時彼死方結如
何此得殺生過耶若言相合得殺罪者此二
別時有無體異如何能作共合事耶然則此
事作論尊者已詳定斷於能害者自相續中

有其差別業性流注然我於斯有如是見由能殺者增上識故斷彼相續更互相因決定由此不假別事後致終亡當被傷時成其殺業由斷他命此有功能決定由斯取亡沒故然能害者但有此力於斷彼命與作親因或時即死或復後終由增上識能與他識展轉爲害令他後識剎那爲障更不相續亦非害者但唯以意便成殺業由此有其退轉之義於彼行害事乖離故以理言之他更不藉餘緣致死由斯必定而取命終乘此爲因命乃

斷故由斯即立殺生業道此成無過如是賊等隨事應知若異此途彼能害者於彼彼時有何力用他死之時方招殺罪更復容成越理之失不假能害自身之中有其差別而但據彼被害者身有殊異故後死之時方成罪者由此加功彼命斷故此即已言當爾之時卅三何不死等合以當時方便殺業當時即得殺生之罪死由彼故然於彼時更無異相是可得故還將此理用遺餘疑爾者猶如夢中能害所害身等無故斯乃便成無業道過此由

夢內識亦不能害他相續是故於斯不成業
道翻此覺時便成於業已廣成立但唯是心
中無間事能成害業且縱如斯廣陳異見仍
須執理更詰殊端如唯有識彼他心智爲知
他心爲不了耶若言不知者何謂了他心此
名由智了他心故如其不了便成誑妄即此
能詮於焉有失如其知者於離識境而領受
故所成唯識理致便乖二事相違如何遣難
所以云何有深義故他心智云何知境不如
實者意取極深所證會處彼曰他心若有許

識便傷他智如無誠違自教若他心智緣於
外境如觀心外有境爲緣斯難避咎了境非
實固無憊尤如何知境不稱其實而得名作
他心智耶此中意言如所證事前境不虛由
此方名是他心智爾者知於前境既不如實
於此豈得名曰他心理不如是未開本意雖
於他心不緣爲境似彼相狀識上現耶是故
離心無境可得生似彼相然不如境斯成本
意立作他心此中但是領彼似相由此名爲
不如實性雖不同彼似彼相生離心無境已

共成故能知之者隨境相生如知自心智者
二心同時不共聚故固非現在決定應許已
滅未生但可得一而爲其境體復是無但唯
自識還緣過現諸心聚法爲障顯相領納自
心於此事中世咸共許了他心事理亦應知
爾者若於自心親能了別如何復說不如實
知爲由於境不實知故名爲不實爲是無事
將以爲有而得名爲稱實知也若爾如何得
說不如其境所有領納皆是其無由彼不能
了實境故此亦不然不知如佛境者此他心

智他緣青等了彼所緣即是稱實何以便將
佛知心體自性清淨而云不知凡云了他心
以他心爲緣了自心相假說知他即彼他心
自性真體是何境界此亦不然不爾云何佛
知他心自性即是離心知有設有離心之色
佛了何傷此即心是實有兩共許成離心實
色與理違背故不同也若爾佛了他心應不
知境由境妄故佛依妄知亦復何損如人觀
幻豈不知虛佛同虛知何過之有若爾諸佛
境界有何相狀諸佛境界非餘所知若佛不

知心何名一切智即彼無倒所有自性無知
 睡盡而得明覺正曉了時諸有覺了自他心
 者彼之真性不能了故故言彼智不稱境知
 復云何通睡盡之智能正了斯由此覺知無
 言境性超過語路但自證知是故不能以言
 詮及然於此識所有自性非是餘識之所能
 知既非所知非言能及彼但總相為其境故
 然斯唯有妄構畫性即此構畫於自證性識
 之實相極遼遠故唯於識處了不實相此二
 皆成不稱實境所以者何於非實事作實事

卅四

卅五

解而為決斷由於彼識現虛妄相故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五

音釋

𢀓居寒切
 𢀓與干同
 𢀓古外切
 𢀓肉也
 𢀓細
 𢀓正作攬
 𢀓居
 𢀓析
 𢀓先
 𢀓的
 𢀓切
 𢀓膾